如烟事 ■余观祥

围垦守闸人老熊

在一个朋友的宴席上，偶遇了一位一生值守在钱塘江边排涝闸上的老熊。出于一个乡土作家的敏感，出于正在着手写萧山围垦系列人物的需要，我对老熊这份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立马被我列入了采访对象。席间，我们互加了微信。随后，我从微信上对他的工作、生活状态作了一些了解，知道了守闸人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熊母亲是“下粮户”（下粮户，原户籍居民，下放到农村的人员），他属于“下二代”，按当时文件规定，他可以安排在县属企事业单位工作。机缘巧合，他被安排在原萧山县农机水利局涵闸管理所下属的外线排涝闸担任管闸员，也就是现在的“守闸员”，那年他19岁。

初来乍到，他有些犹豫。心想年纪轻轻，到偏僻的钱塘江边去做守闸员，没有多少技术，每一个月工资只有30.5元，需要长年吃住在闸里，无聊和寂寞是铁定的事。当时，他在建筑队拜师学艺已两年多，学做木工已掌握一定的本领，月工资加年终奖，平均每月达300多元，如果再继续做下去，工资逐年还会提高。后来，他转念一想，守闸这份工作，毕竟是县里所属的一个单位，说不上是铁饭碗还是铜饭碗，但总比公社建筑队这只饭碗要大、要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最后决定去做守闸员，与指挥部电工组、施工组退下来的师傅们为伴，一起在钱塘江边守闸护闸。

他上班报到的第一站，是十六工段排涝闸，该闸地处萧山县北线围垦最东南方向，毗邻绍兴县围垦。行走在闸上，向东眺望，远方是看不到尽头的钱塘江。遇上涨潮时分，辽阔的江面上白浪滔滔，波涛汹涌，潮声轰鸣。涌潮到达闸门前，如万马奔腾嘶吼着，大有要把铁闸吞噬的险势。潮水涌入闸口，直向闸门撞去，顿时掀起小山丘似的巨浪，撞击后再折返到宽阔的江面上。朝西眺望，是一望无际的围垦大地，田地一块连着一块，偶有几间垦种舍，供垦种人吃住。白天还能看到几个管垦种的人，他们操持着手扶拖拉机，在垦种地上来回作业。一到晚上，这里就很少有人了，除了冷清就是寂寞。

每座排涝闸，一般是两个守闸员，实行24小时值守，他第一个搭档是沈师傅。沈师傅是一个很热心、很尽职的人，把守闸员的工作职能和关键点，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使他很快进入角色。一段时间后，他对这座冷冰冰的排涝闸，渐渐产生了好感，对这份平凡的职业产生了敬畏之心，他那颗犹豫的心，顿时烟消云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萧山围垦大地上配套的排涝闸，都采用传动启闭机启闭闸门。十六工段排涝闸，启闭机上配套的是电动机。当时电力资源十分紧缺，经常闹电荒，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停电时有发生。因此，闸上还配备一台12匹马力的柴油机，以备停电时启动起闭机。不过，柴油机发动十分费劲，每启闭一次闸门，要靠人工摇动，有时一次二次还摇动不起来，让人急得直跺脚。

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接到防汛防旱调度室的指令，要求开闸排水，当时正好遇上停电，正好只有他一个人，需要发动柴油机。这天气温很低，油标尺拉出来一看，机油几乎成了冻油，凝固在一起。他意识到这样的冷车，要把它发动起来，肯定是很艰难的。

开闸排水是命令。柴油机能摇得起来最好，摇不起来也得摇。他先用了两壶开水，在柴油机机体外浇淋，提升机身温度。他开始一车一车地摇动，让车内齿轮互为传动，使车身产生热量，熔化机内的机油，让机油润滑起来。他咬紧牙关，使出喝奶之力，接连不断地摇。摇几车，便脱下一件外套，再摇几车，再脱下一件线衫，最后脱到只剩一件棉毛衫。冒汗奋力摇到第22车，终于把柴油机发动起来了。此时，他已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心跳加剧，血压飙升，身不由己地瘫坐在一处的石槽上。

时间过得很快，他在十六工段排涝闸一待就是三年。后来他辗转十五工段新闸、十工段排涝闸、八工段排涝闸、五堡排涝闸等地方，无怨无悔地干他的老本行。这些排涝闸都地处偏僻，都在风口浪尖的钱塘江边，常年与寂寞为伴。现在他在赭山湾排涝闸做守闸员，在那里一干也有8年多了。

人们常说，“行行出状元”，老熊他曾多次评为萧山县（市）排灌系统先进个人，成为一个以闸为家、护闸为业、保闸为荣名副其实的守闸人。

银发族 ■龙宽

大伯教我唱红歌

大伯，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个特别的存在。他是一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军人。

当年，他在老家毅然参军，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不幸伤了一只眼，瘸了一条腿。退役后的大伯回到了村子，由于身体上的这些伤痛，他已无法参与到田里繁重的农活之中，于是，他默默地承担起了在家做饭洗衣的任务。

我对大伯有着一种特别的喜爱，喜欢去他那里玩耍，因为在那里，我能听到大伯亲口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那些故事仿佛带着我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我对大伯充满了敬佩。而且大伯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会拿出一些好吃的来给我，让我感受到他的关爱和温暖。

有一天，我如同往常一样满心欢喜地来到大伯家，还没等我跨进院子，就听到从院子里传来一阵激昂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熟悉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让我感到很惊奇，一向沉默寡言的大伯竟然会唱歌。怀着强烈的好奇，我迫不及待地跑了进去，央求大伯教我唱歌。

大伯看着我那急切的模样，笑着答应了下来。他开始一句一句地教我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大伯教得极其认真，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拍，他都会极其仔细地讲解给我听，告诉我该如何去把握、去表达。我也学得格外用心，聚精会神地跟着大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首歌曲中所蕴含的强大力量，我的心情也随着歌声变得格外激动和振奋，仿佛有一团火焰在心中燃烧。

后来，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把这首歌学得非常出色。我兴高采烈地在田间地头唱给大伙听，大伙听后都纷纷对我竖起大拇指，夸奖我唱得好。而大伯看到我的进步，也十分欣慰，他又陆陆续续地教给我《歌唱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十送红军》等一首首经典的红歌。我深受大伯的影响，也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我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一起到大伯家，帮他抬水、打扫卫生，而大伯则教给我们唱这些红歌，从此村庄里时常荡漾着美妙的歌声。

这些红歌，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大伯的教导下，我们还懂得了感恩和珍惜。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歌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信仰的传递。我要像大伯一样，努力让这些红歌传唱下去。

醉花阴 ■晓雯

我见到了郭兰英

23日，在浙江音乐学院金奇教授（图右）的陪同下，世界微雕大师冯耀忠来到人民艺术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家中做客。当郭兰英看到微雕大师冯耀忠特意为她创作的0.3毫米细小的猛犸象牙丝作品时，连连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

一个月前，金奇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个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在“为人民歌唱”音乐会上的演唱视频。冯耀忠也看到了这个视频，感动之余萌发了要为郭兰英先生创作一幅微雕作品的想法。作为冯耀忠的朋友，金奇当即表示：“只要你雕刻出来，我一定负责联系，让你面呈郭兰英先生！”

作为世界级的微雕大师，冯耀忠的技艺自是十分精湛！但此次是为心中敬仰的郭兰英先生创作，冯耀忠可谓倾注了全力。他历时3周，八易其稿，终于在极薄极细的猛犸象牙丝上完成了“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甲辰天石作（印章）”的微雕作品。

金奇得知冯耀忠的作品完成后，立即通过他的好友刘洋与歌唱家王丽达联系上了郭兰英先生，约定本月23日在郭兰英先生广东番禺的家中将这个表达对她敬意的珍贵礼物当面呈献给她。金奇说，郭兰英是与常香玉、王蒙、秦怡、老舍齐名的五位人民艺术家。听着她长大的我们，对于这位国宝级的歌唱家，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意！明星我见得多了，可当我见到这位95岁充满传奇的艺术家时，握着她手的那一刻，我的内心还是抑制不住好奇、惊讶和激动，郭兰英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心上！

冯耀忠回到萧山后，在朋友圈发文，表达了对金奇教授的感谢，也对一同陪同的金海江和胡建江表达了由衷的谢意，他说：此行足矣，完成了又一个心愿，也从艺术前辈身上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诚祝德高望重的大师郭兰英健康长寿！艺术生命长青！

五味子 ■长风

想起党山影剧院

前段时间，我路过党山，发现党山影剧院已经被夷为平地，不复存在，想起自己30多年前在这边工作时，和影剧院结下的一段情谊……

1988年我在党山工作，晚上常常和几个年轻同事一起去影剧院看电影。党山影剧院那高大气派的建筑风格和设施，在东片地区是顶尖的了，这和早前配备清一色带靠背的长条椅既用来开会又可以放映电影、演出节目的公社会堂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剧院落成于1984年6月，据说当时人民政府出资80多万元，建筑面积达2010平方米。剧院西靠镇政府，南临白洋川，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上下两层的剧院，可容纳1300多个座位，舞台特别大，东西两边各有多个安全通道，坐在这个剧院里，感到舒适、宽敞和明亮，观影效果非常不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的业余生活是比较单调的，可是，影剧院却能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开心和快乐，看电影是比较经济的文娱方式。那会儿，剧院还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团体演出，一张入场券5元钱，我们宁可少抽一包烟，也一定要去看的。在这个当时来说够得上现代化的剧院里，欣赏各种流行歌曲，如《黄土高坡》《走过咖啡屋》《冬天里的一把火》等，还有舞蹈，像霹雳摇滚太空舞，世界各地的风情舞，使我们的感官和心灵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镇团委和文化站经常举办联欢会，丰富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有一回搞了个呼啦圈健身比赛，全镇响应，盛况空前。全镇青年歌手大奖赛，也很有专业的味道，上台参加比赛的年轻人，无论台风、唱功，还是模仿港台明星，无不神形兼备，台下观众不断喝彩。记得有一届的卡拉OK大赛，一位镇办企业的青年员工上台演唱了谭咏麟的《水中花》，引起了轰动，他歌唱得好，人长得俊，后来和某单位文印室一位条件不错的女孩子成就了一段佳话，月老牵线影剧院也有功劳。还有音乐爱好者、镇中学生许雅龄同学，演唱了一首潘美辰的《我曾用心地爱着你》，少年老成，落落大方，歌声响亮，博得了阵阵掌声，也获得了奖项。影剧院老员工许永生师傅，每每有群众性的文艺汇演，必定会积极参加，要么用二胡拉各种曲子，要么演唱京剧样板戏，我对他演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特别感兴趣，后来在不同的场合碰见，我和他就老拿这个打开话匣子，带来的是欢笑和愉悦，没有了年龄的代沟。

那年，共青团代表大会在剧院召开，我作为单位团支部书记，被推荐为镇团委委员候选人，在主席台和镇党委书记镇长等领导一起就座，这是光荣的一刻。我胸前佩戴代表证，按照大会议程宣读文件的照片，至今还珍藏着，是对那个激情昂扬、青春岁月的美好纪念。

麻辣烫 ■来永祥

做了一回媒人

三十年前，我做过一回媒人，那一次是惊涛骇浪，棒打鸳鸯散。我写了篇《做了一回霉人》的感悟，刊发于当时的《萧山日报》副刊上，以吐胸中的不快之意，并暗自想，以后再也不做这倒霉的媒人了。

架不住近邻好友的相托，最近又做了一回现成媒人，虽然最后也圆圆满满，但中间也是曲曲折折的。

几个月前，一个远房亲戚找到我，说女儿老大不小了，已找好了男朋友，双方父母也沟通过几次了，要准备结婚，按照农村习俗，央我出面做个现成媒人。我想既如此，哪有不应之理，也就爽快地应了下来，开开心心喝了订婚酒。

忽一日，准婆婆找上门来，哭哭啼啼告诉我，这婚事可能告吹了。我心中咯噔了一下，好好的，怎么会那样？她慢慢告知了我原委。原来他们一家三口住在89平方米的商品房内，女方嫌没有单独的婚房，而男方既是拆迁户，又是独生子，马上可以分到安置房，以后房子还有几套多余的，没有必要再背负压力另买房，如果非要单独的婚房，我们父母可以到外面租个房子暂时过渡。我听听也很在理，就满口答应这事归我调和，既然小两个相处得很好，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又忽几日，准丈人找上门来了，说这几天忙于跑中介，为女儿找婚房，终于看好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我说怎么了，你莫非要陪嫁女儿一套房。他说，不不，叫男方买啊。听了这话，我气不打一处来，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自古至今，我只听说有陪嫁婚房的，还真不知道未经女婿同意，有丈人为准女婿看房的。你丈人如果有格局，你可以买个房陪嫁给你女儿的，否则，这个事你无权做主的。唉，看来，这次我这个现成媒人又要倒霉了。我就直截了当地告知这位准丈人，罢了罢了，现代社会你还来这一套，根本就行不通了，如果你非要为了女儿的好而钻这个牛角尖，我这个媒人就不当了。我想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婚姻的遥控器已不是你所能掌握的了。话不投机，三观不同，他只有悻悻而返了。

果然，小两口最后和好如初，甜蜜恩爱，已不是父母说不嫁就不嫁的了。我这个现成媒人的心终于放下了。

尖尖角 ■李鑫龙

可敬的栀子花

幽静的路上迎面拂过一阵花香，那是我熟悉的栀子花香，栀子花虽然很普通，但我十分喜爱她。她一身白装居于陋室，很有点香也不争春，却把春来报的风度。

那段美好时光暂停在了小学。每当春风吹遍大地，所到之处就万花盛开，花朵们纷纷争奇斗艳，大刷存在感，生怕春天不知道她们的到来。只有栀子花悄然绽放，没有声张，更不宣告，人们唯有闻到那独特的花香，方才知道是栀子花盛开了，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又有谁愿意停下步伐，细细闻闻这沁人生脾的栀子花香呢。栀子花就是那么低调，她总是躲在绿叶后，默默为人类奉献着那醉人的花香。

那是初夏的中午，虽说刚刚迈入夏天，但骄阳红似一团火，烘烤着大地，人们更不愿出来了，当然也无法一睹栀子花的芳容了，但孩子的精力却用不完，我和几名同学一起相约楼下玩耍，没过多久，我就被一位同学追得面红耳赤，慌不择路，无意之间冲进了一片树丛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拨开树枝，一阵风拂面而来，带着淡淡的甜香，我的身体一下被麻住了，不禁闭上了眼，深而慢地又闻了一遍。我竟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世外桃源，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犹如这片绿色星空中，闪闪发光的颗颗白星。太美了！我匆匆地靠近她，希望与她有个亲密接触，可是遗憾的是却闻不到一丝花香。

可敬可爱的栀子花，开在春夏之际，却不与群芳争艳，隐于陋室，默默为这天地留下千里清气，即使被世人完全忽视，却依然躲在枝叶之间，没有半点怨言，依旧向世人微微一笑……

（作者系回澜初中717班学生）